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读者》杂志原创版
联袂推荐

◆ 2009年度珍藏系列 ◆

ZUISHOU HUANYING DE
MINGJIA JINGCAI GUSHI
PAIHANGBANG

最受欢迎的
名家精彩故事

排行榜

《读者》签约作家 大卫◎主编

品名家的精彩故事 且穿插小故事大道理
既给人生活的启迪 也给人生命的感悟

石油工业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读者》杂志原创版
联袂推荐

◆ 2009年度珍藏系列 ◆

ZUISHOU HUANYING DE
MINGJIA JINGCAI GUSHI
PAIHANGBANG

最受欢迎的
名家精彩故事

排行榜

《读者》签约作家 大卫〇主编

品名家的精彩故事 且穿插小故事大道理
既给人生活的启迪 也给人生命的感悟

石油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受欢迎的名家精彩故事排行榜/大卫主编.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0.1

(2009 年度珍藏系列)

ISBN 978 - 7 - 5021 - 7541 - 2

I. 最…

II. 大…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2675 号

最受欢迎的名家精彩故事排行榜

大卫 主编

出版发行：石油工业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2 区 1 号 100011)

网 址：www.petropub.com.cn

编 辑 部：(010) 64523643 营 销 部：(010) 64523603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石油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740 × 1060 毫米 开本：1/16 印张：15

字数：235 千字

定价：26.8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我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编委会

主编 大卫 著名诗人、《读者》签约作家

- 编委 李瑛 当代诗坛泰斗、原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部长
李小雨 著名诗人、《诗刊》执行主编
李君 《杂文选刊》原执行主编、现《读书文摘》主编
邓友梅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
张炯 著名评论家、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
张笑阳 著名作家、《读者》杂志原创版主编
邹静之 著名作家、金牌编剧、著有《康熙微服私访记》等
杨匡满 著名作家、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主编
周晓枫 著名散文家、《十月》副主编
徐怀谦 著名杂文家、《人民日报》文艺版主编
韩小蕙 著名散文家、《光明日报》文艺版主编
韩作荣 著名作家、《人民文学》原主编
梁小斌 著名诗人、作品入选人教版教材
黄殿琴 著名诗人、北京电视台《第七日》制片人
雷抒雁 著名作家、原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蔡智敏 著名作家、《语文报》社长兼总编辑



目录

Contents

特别推荐

2009 年度精彩故事排行榜

扶不起的弟弟	◎陈忠实	2
三 盗	◎冯骥才	4
驴阿四	◎迟子建	9
好人王老五	◎二月河	12
带魔法的便士	◎王应良	16
莫斯科相信玫瑰	◎朱成玉	21
一张借据	◎唐 静	24
一字千钩	◎慧 玮	29
选 择	◎伍献卫	30

特别关注

2009 年度精彩故事上榜佳作

第一辑 英 雄	34
勇 士	◎裴志海 34
英 雄	◎叶雪松 40
第二辑 你必须做出选择	48
代 表	◎金 生 48



棋子	◎甘桂芬	49
荣誉室	◎马汉卿	51
秘书的妙计	◎江湖十年	55
爱心竞标	◎王禾禾	58
亲情有价	◎陈永林	61
你必须做出选择	◎奚同发	64
紧急行动	◎刘万里	66
第三辑 胆小鬼·过把瘾就睡		69
血色蜡像	◎胡羽金	69
挂在墙上的画	◎王明新	76
危情十三楼	◎韩雪峰	78
第四辑 滴水藏海·小故事大道理		84
扫树叶的小和尚	◎叶辛	84
人人都是“黑桃A”	◎白粥粥	85
问倒教授	◎吴明	86
生命需要一点错愕	◎王溢嘉	87
巨石的传说	◎小南	88
一生只挖一口井	◎潘向黎	89
这世界都是你的	◎纪广洋	90
上帝把人性的故事给我们	◎周国平	90
你如何对待	◎朱孝平	92
转化	◎叶特生	92
差别	◎夜雨	93
八分钟后的阳光	◎流沙	94
如何证明自己	◎武威	95
两个露营人	◎小可	95
冒险的成功	◎吴明	96
万能钥匙	◎吴明	97
有问题是因为活着	◎孙兵	98
皮鞋与芒果	◎赵成	99

蚊虫的功劳	◎游辛	99
授人以渔的结果	◎清山	100
做弱者是智慧	◎郝星	101
两份名单	◎周雨	102
思维的枷锁	◎张世普	102
扣好自己的扣子	◎沈好	103
蚂蚁的哲学	◎宋玉	104
笨拙的聪明	◎吴良	105
人生至爱	◎凡生	105
带一些空杯上路	◎牛广香	106
谁最有智慧	◎辛羽	107
改变命运的善良	◎周雨	108
没有痛苦哪来自由	◎童勇	109
第五辑 故事里的父亲与母亲		111
母亲的眼睛	◎周海亮	111
父爱的献身	◎罗欣	113
世上最完美的爹娘	◎菊花遍地开	116
突然给妮找个爹	◎杨显硕	120
贝贝的眼睛	◎赵欣	123
第六辑 山那边的事儿		128
怪梦惊情	◎徐彦	128
向马里兰靠拢	◎张亚	132
第八个针孔	◎马卫	135
伦敦风雪夜	◎余思聪	140
为了两个纯洁的灵魂	◎乔伊	146
爱在最深处	◎翟英俊	149
第七辑 传奇向左，传说向右		152
摸骨鉴画	◎李洪文	152
墨药	◎李永生	155

纸枷锁	◎远山	157
奇杀	◎岳勇	159
塑佛	◎聂鑫森	170
浅草丛中马蹄声碎	◎一一	176
鸳鸯鞋	◎万里秋风	180
押运苹果到朝鲜	◎高明明	182
我用你的眼睛看他	◎蔡楠	186
卖货郎的故事	◎陈诗哥	188
爱嚼舌头的农妇	◎红尘轻笑	194
第八辑 小人国 199			
神偷	◎吴天	199
八面埋伏	◎张鸣跃	202
招财进宝	◎余雷	206
第九辑 七厘米的疼 214			
血绣梅花	◎周海亮	214
亲情餐厅	◎乔叶	216
阳台上的内衣	◎秦德龙	220
寻找花木兰	◎夏阳	222
七厘米的疼	◎凤凰	224
后记		229

JINGCAIGUSHI

最受欢迎的名家精彩故事排行榜

特別推荐

2009年度精彩故事排行榜





最受欢迎的

名家

精彩故事
排行榜

扶不起的弟弟



陈忠实

作家习惯于夜里工作，天明时入睡，午时醒来。这天，他刚醒来，弟弟来了。弟弟从老家山区来，肩头挎着一只早已过时的那种仿军用黄色帆布包。

作家看见弟弟的第一眼，当即想着自己兜里还有多少钱。他的兄弟姊妹全都生活在尚未脱贫的山区，凡是找上门来的，总得给些钱。弟弟坐下就坦然直言：“哥！你心里别慌，我不要你钱。我知道你名声很大，可是还是没钱。”作家听了有点摸不着头脑。

弟弟更坦率了：“我想搞一个运输公司，先买一辆公共汽车，搞长途客运。你想想你能有多少钱给我？！你把我嫂子卖了也买不来一辆汽车……”

作家掸了掸烟灰，大声呵斥说：“凭你这号货能搞长途客运？你是不是昨晚做梦还没醒？”

弟弟并不恼：“我知道你瞧不起我，不相信我。事没弄成之前，谁也不信；弄成了，人又给你骚情了。你前多年没成名时，谁把你当一回事？我那时候看你整天写稿，没人登，我咋看你都不像个作家，而今我咋看你都像个作家……”作家还真被堵住了口，无可奈何地笑笑：“行啊！你想买一列火车搞运输我都没意见。你搞吧！”

弟弟笑了：“我还得求你，不要你的钱，只要你给刘县长写个条儿，让他给银行行长说句话，我就能贷上款。刘县长是你的哥们儿……”

作家忍不住放声笑了，笑出了眼泪：“你还真让我给说准了，昨日晚上你做的就是这个好梦。你还真动了脑子，把我的朋友关系都利用起来了……”

弟弟说：“你不过就写一张字条儿嘛！”作家笑着，给刘县长写了字条儿。

过了两天，作家感到某种说不清的隐忧，于是就给刘县长挂了长途电话，很内疚地说明来龙去脉，最后才点破题旨：“你知道我这个弟弟是个什么货！我给他讲不清道理，推到你手里，你随便找个什么理由把他打发走



算咧！”

刘县长笑了：“你的电话来晚了。你弟昨日后晌就来了。我把他介绍给农行行长了。”

刚放下电话筒，铃又响了，是弟弟打来的：“哥呀我在县农行，贷款没问题。刘县长一句话，农行行长照办，我要贷5万，他连一个子儿也不敢少给。”

作家心里沉了一下，真要是贷下5万元，这个家伙把钱给倒腾光了，谁来还贷？他对这个弟弟是最不放心的。听着他狐假虎威的口气，愈加疑虑：“你可得考虑还贷能力……”弟弟说：“这事你甭操心。现在人家贷款要财产抵押，我想来想去，咱们兄弟姊妹就你日子过得好。你给我当担保人。”

作家冲口而出：“那就把我押上。”弟弟哈哈哈笑起来：“谁敢押你这个大作家啊！行长倒是给我出主意，把你那本书押上。”作家心里轻松了。行长给弟弟出的这个主意，分明是游戏。自以为聪明的弟弟正在农行行长的圈套里瞎忙。作家说：“我的那本书早都卖给出版社了。版权在人家出版社，不属于我了，押不成了。”

弟弟显然不懂出版法：“你写的书怎么不由你呢？那你得给我想想办法，哪怕编个谎话，先让我把钱贷下。”

作家再也缠不过，便说：“我只有一支钢笔，永生牌的。你作押吧！”说着，“啪”地挂断了电话……

一个月后，作家和他的朋友刘县长相聚在一起，海阔天空聊天，突然想起弟弟贷款的事，便问刘县长：“后来那货还缠没缠你？”刘县长也是多喝了几盅，听了便大笑起来，笑毕，讲给作家一个可以作为小说“尾声”的故事——

你弟弟从我那儿走时，要借我的自行车——机关给我配发的一辆新型凤凰自行车。咱们那个小县城，用汽车接送上下班，我嫌扎眼，让给头儿们配一辆自行车。他把我的自行车骑走了，三天后给我还回来，交给传达室了。传达室老头交给我的时候，我都认不出来了，车铃摘掉了，车头把手换上一副生锈的，车子的瓦圈和内外胎都换成旧的了，只剩下那个三脚架……真是凤凰落架不如鸡了……

作家“啊”了一声，想骂也骂不出来了。

刘县长说：“我看着这个自行车，突然就想起你常常出口说的‘这个



货’！我忍不住笑着就说了你的话，‘这个货’……只有这称呼好！”

次日，作家回乡去看望父母，顺便也去看望这位弟弟。弟弟正蹲在窑门口抽烟。显然，汽车运输公司没有办起来，那辆自行车倒是撑在窑门前的场院里，除了三脚架是脱漆锈斑的旧架子，其余部件都是崭新的，在阳光里闪亮。寒暄之后，作家就指着自行车说：“你太丢人现眼了……”

弟弟却哈哈笑起来：“这算个屁事！也不是刘县长自己买的，公家给他买的嘛！公家给他再买一辆就成了嘛！哥你跟他是哥们儿，我沾不上大光沾这点小光……权当‘扶贫’哩嘛……”

作家瞅着嘻嘻哈哈的弟弟，想说什么说不出来，就走出了窑院，面对这弥漫着柴烟的村巷，还是忍不住在心里呻吟起来，我的亲人们哪……

三 盜



冯骥才

天津卫在世界的脸盘上，显鼻子又显眼；反过来，世界在天津卫的肚子里，要什么有什么。这世界两个字儿，甭解释，简单一句话就是无奇不有。

这无奇不有，先是指人说的。各式各样的东西没大劲，各色各样的人才有戏。天津卫得鱼米盐碱之利，码头港口之便，阔得没边，富得流油，自然就招来各样的虫子，跑的、飞的、蹦的、爬的、钻的，凶的还能咬人，甚至咬人致死。此地三百六十行，行行全是这个样。这里单说一盗字，明偷暗盗，手段奇绝，各逞其能，弄不好真叫人误把我们天津卫当做贼人的天下了。

讲故事的人不说空话。这儿实实在在有三个盗贼，尖圆肥瘦，各自称奇。他们全是三十年代的人物，如今早已作古。我讲他们，当然不是拿他们当英雄，给他们树碑立传，胸前戴花。此中寓意，读者看过会比我还明白。下边便依次讲来——



绝盗

老城区和租界之间那块地，是天津卫最野的地界。人头极杂，邪事横生。二十年代，这里一处临街小屋，来了一对青年男女租房结婚。新床新柜，红壶绿盆，漂漂亮亮装满一屋。大门外两边墙垛上还贴了一双红喜字。结婚转天一早，小两口就出门做事上班。邻居也不知他们姓甚名谁。

事过三天，小两口去上班不久，忽然打东边飞也似来了一辆拉货的平板三轮。蹬车的是个老头子，骨瘦肉紧，皮黑牙黄，小腿肚子像赛两个铁球，一望便知是个长年蹬车的车夫。车板上蹲着两个小子，全是十七八岁，手拿木棍、板斧和麻绳。这仨面色都凶，看似乎来捉冤家。

老头子把车直蹬到那新婚小两口的门前，猛一刹车，车上两小子蹦下来，奔到门前一看，扭头对那老头子说：“爹，人不在家，门还锁着呢！”门板上确是挂着一把大洋锁。

老头子登时火冒三丈，眼珠子瞪得全是眼白，脑袋脖子上的青筋直蹦，跳下车大骂起来：“这不孝的禽兽，不管爹娘，跑到这儿造他妈宫殿来了。小二、小三，给我把门砸开！”

应声，那两个小子抡起板斧，把门锁砸散。门儿大开，一屋子新房的物品全亮在眼前。老头子一看更怒，手指空屋子，又跳又叫，声大吓人：“好呵，没心没肺的东西！从小疼你抱你喂你宠你，把你这白眼狼养活成人，如今你娘一身病，请大夫吃药没钱，你一个子儿不给，弄个小妖精藏到这儿享福来，你娘快死啦！你享福？我就叫你享福享福享福！小二、小三！站着干嘛！把屋里东西全给我弄回家去！要敢偏向你们大哥，我就砸折你俩的腿！”

那两个小子七手八脚，把屋里的箱子包袱、被褥衣服抱出来，往车上堆。

邻居们跑出来围观。听这老头子一通骂，才知道那新婚小两口的来历。这种连快死的老娘都不管的白眼狼，自然没人出来管。再说那老头儿怒火正旺，人像过年放的火炮，一个劲儿往上蹿，谁拦他，他准和谁玩命！

东西搬得差不多，那两小子说：“爹，大家伙抬不动，怎么办？”

老头子一声惊雷落地：“砸！”

跟手一通乱响，最后玻璃杯子打屋里也扔了出来，这才罢手。老头子依旧怒气难消，吼一句：“明儿见面再说！”便扬长而去。

门儿大敞开没人管，晾了一整天。邻居们远远地站着，没人上前，可谁



也没离开，等着那小两口回来有戏看。

下晌，新婚的小两口打西边有说有笑地回来。到家门口一看，懵了。过去问邻居，一直站在那里的邻居反而纷纷散开。有位大爷出来说话，显然他对这不尽孝心的年轻人不满，朝新郎说道：

“早上，你爹和你兄弟们来了，是他们干的。你回你爹妈那儿去看吧！”

新郎一听，更懵。忽然禁不住大声叫道：“我哪还有爹呀！我三岁时爹就死了，我娘大前年也死了。只一个姐姐嫁到关外去，哪来的兄弟？”

“嘛？”大爷一惊。可早上的事真真切切，一时脑筋没转过来，还是说，“那明明是你爹呀！”

小两口赶紧去局子报案。但案子往下足足查了十年，也没找到他们那个“爹”。

天津卫的盗案千奇百怪，这一桩却数第一。偷盗的居然做了人家的“爹”；被盗的损失财物不说，反当了“儿子”，而且还叫人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若是忍不住跟人说了，招不来同情，反叫人取笑，更倒霉。多损，多辣，多绝——多邪！

巧盗

二三十年代，大上海和大天津，一南一北，一金一银，但说不好谁金谁银。反正两大城市的金店，大大小小数不过来。

天津卫最大的金店在法租界，店名金满堂。东西要多好有多好，价钱要多贵有多贵。天天早晌，门板一卸，金光闪烁，照着大街点灯赛地通亮。故而，铺子门口有护卫站岗，街上还花钱请来警察来回溜达。开张十五年，蚂蚁大小的事也没出过。一天，金满堂的老板在登瀛楼饭庄请客吃饭，酒喝太多上了头，乘兴说道：“我的店要出了事，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不——”他又加了一句，“打北边出来！”大家哄堂大笑，对他的话却深信不疑。可没想事过三天，事就来了。

那天下晌时候，来了一对老爷太太，阔气十足，全穿皮大衣。老爷的皮大衣是亮闪闪的光板，太太的皮大衣全是大长毛。两人进门就挑戒指，东西愈挑愈好。柜上的东西看不上眼，老板就到里屋开保险柜去取，这就把两个伙计折腾得直冒汗。可她还总不如意，红红的嘴撅得赛个吐出来的大

樱桃。

金满堂向例不怕富客人。戒指都是放在丝绒托盘里，一盘不行再换一盘，就在伙计要端走看不中的一盘戒指时，老板眼尖，发现这一盘四个戒指中，少了一枚。这可了不得，这一枚镶猫眼的钻戒至少值一辆福特车！

老板是位练达老到的人，遇事不惊，沉得住气。他突然说声：“停！”然后招呼门口护卫把大门关上，人守在外边，不准人再进来。这时店里刚好没别的客人，只有老板伙计和这一男一女。

太太一听说戒指丢了，破口大叫起来：“混蛋，你们以为我会偷戒指？我身上哪件首饰不比你们这破戒指值钱！到现在我还没瞧上一样儿哪！”

老板不动声色，心里有数，屋里没别人，戒指一准在这女人身上。劝她逼她都没用，只能搜她身。他叫护卫去把街上的警察叫来。警察也是明白人，又去找来一位女警察。女人才好搜女人。这太太可是厉害得很。她叫上板：“你们是不是非搜不可？好，咱得把话先说明白，要是搜完了没有怎么办？”

老板心一横，拿出两个沉甸甸的金元宝放在柜台上，说：“搜不着东西，我们认赔——您二位把这两个元宝拿走！”金满堂的东西没假，每个元宝至少五两，两个十两。

于是，二位警察，男的搜男的，女的搜女的，分在里外屋，搜得十分仔细；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连舌头下边，腋肢窝，耳朵眼全看过了。说白了，连屁眼儿都翻过来瞧一遍，任嘛没有。老板伙计全傻了，难道那戒指长翅膀飞了？但东西没搜到，无话可讲，只能任由人家撒火泄愤，连损带骂，自己还得客客气气，端茶斟水，赔礼赔笑。

那太太临走时，冷笑两声，对老板说道：“好好找找吧，东西还在你店里。要拿还不定谁拿走呢！”说完把柜上两金元宝一抄，挎着那男人出门便走。老板还在后边一个劲儿地鞠躬致歉。

事后，金满堂把店里前前后后翻个底儿朝天，依然不见戒指的影儿。老板的目光渐渐移到那几个伙计身上，可这一来就像把石子扔进大海，更是渺茫，只是去胡猜瞎想了。

两个月后一天早上，按金满堂的规矩，没开门之前，店内先要打扫一遍。一个伙计扫地时，发现挨着柜台的地面上有个灰不溜秋的东西，赛个大衣扣子。拾起来一看，这块东西又干又硬，一面是平的，一面凹进去一个圆



形的痕迹，看上去似乎像个什么，便拿给老板看。老板来回一摆弄，忽用鼻子闻了闻，有点泡泡糖的气味，眼珠子顿时冒出光来，忙问伙计在哪儿拾的，小伙计指指柜台前的地面。老板把眼睛往上略略一抬，发现这两截柜上宽下窄，上截柜向外探出两三寸。他用手一摸这探出来的柜子的下沿，心里立刻真相大白——

原来那天，戒指就是那女人偷的，但她绝就绝在没把戒指放在身上，而是用嚼过的泡泡糖粘在了柜台下边，搜身当然搜不到。过后，不定哪天，来个同伙，伏在柜台上假装看首饰，伸手从柜台下把戒指神不知鬼不觉地取走。两个月后，口香糖干了，脱落在地。事就这么简单！现在明白过来，却早已晚了三春。可谁会想到那戒指粘在柜台下边，打古到今也没听说有这么一个偷法！

这时，他又想到那天那女人临走时说的话：

“好好找找吧，东西就在你店里。”

人家明明已经告诉自己了。当时戒指确实就在店里，找不到只能怪自己。

她还说了一句：

“要拿还不定谁拿走呢！”

这话也不错。拿走戒指的是另外一个人。但那人是谁，毫无察觉，也怨自己。

再想想——那一男一女拿去的两个大金元宝，还不是自己另外搭给人家的吗，多冤！他抬起手“啪啪”给自己两个耳光。并自此真的以为天津卫的太阳天天打西边——不，打北边出来了。

笨盗

小达子其貌儿不扬，短脖短腿，灰眼灰皮，软绵绵赛块烤山芋；站着赛个影子，走路赛一道烟儿，人说这种人天生是当贼的材料。没错！小达子眼刁手疾，就是你把票子贴在肚皮上，转眼也会到他手里，还保管叫你不知不觉，连肚皮贴票子的感觉也没变。可他最看家的本事，是在电车上。你在车上要是遇到他，千万别往他身上靠，否则你身上有什么，就一准没什么。

举个例子说，比方那种穿西服的小子，要是上了电车，保他没跑！因为那种小子好时髦，钱包都掖在西服裤子的屁股后边口袋里，口袋没盖，上边



露着钱包窄窄一道边儿。可要想伸手把钱包抻出来，也是妄想。口袋小，钱包鼓，紧绷绷，屁股上的神经不比脸皮的神经差，一动就察觉。小达子却自有招儿。逢到此时，他往车门边的柱子一倚，等车一停，那小子下车的一刹那，他手比电光还快，刷地过去，用食指和中指的指尖夹住钱包的边儿。下车时人的重心和注意力都向下，于是口袋的钱包不用去抻，它自个儿就舒舒服服不知不觉退出来了。

话说到这儿，别以为这电车上的天下就是小达子的。

一天，小达子在车上，打白帽衙门那站上来一位中年男子，黑礼服呢的褂子外边亮晶晶晃荡着一条纯金的怀表链，还挺粗。小达子呆着没动，等车快到梨栈时，他靠上去，这儿的车轨有一截S形，车到这里，必得一晃，他借势往那人身上一靠，表就到他手里，跟手揣入怀中，动作快得连眼珠子也跟不上。等车到梨栈，下车人多，他便挤在人群中，快快下车离开了现场。

他一边走，一边美滋滋琢磨着今天的收获。忽然间发现走在前边的一个人，很像刚才车上那个中年男子。他正犹疑的当口，那人转过身来，果真就是那人，奇怪的是，那人胸口地方亮闪闪，依然晃着那条又粗又亮的表链！难道他还有一块表？小达子不自觉用手一摸自己怀中，吓了一跳，竟然空空如也。他半辈子偷别人，头一遭尝到挨偷后的感觉。更栽跟头的是，他怎么也琢磨不出这家伙用什么法儿从他身上把表取回去的。那人见他发傻的样子，龇牙一笑，笑里分明带着几分轻贱他的意味，好似说：“你笨手笨脚也想干这个！”然后收起笑来，转身而去。

打这天起，小达子不再上电车了。

驴阿四

 迟子建

东北光复前，在哈尔滨的平房驻扎着一支特殊的部队。这部队很怪，虽然那几幢高低不同的房屋被铁丝网围起，而且间距不远皆有哨兵把持，却不